

## 星期文库

中国古代处世智慧之五

冯道:

## 厚德稽古行好事

王厚明

历仕四朝、契丹十一帝,官居高位三十年的冯道,可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宰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也是后世极具争议的人物。司马光斥其为“奸臣之尤”,欧阳修说他“无廉耻者”,而李贽赞其“安民养民”,后周宰相范质评价他说:“厚德稽古,宏才伟量。”

冯道身为历朝权臣,却没有玩弄权术、以权谋私,相反,他将更多精力用于匡扶社稷、谏君为民上。有一次,后唐明宗李嗣源拿出自己心爱的玉杯给冯道看,冯道劝诫他:“王者则有无形之宝。仁义就是帝王之宝。”又一次,李嗣源问冯道:天下丰收,百姓生活应该有保障吧?冯道却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这让李嗣源颇为赞许,多次下令减免灾区百姓的赋税丁徭,并告诫官吏“不得科敛百姓”。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杀戮无常。为求安定,六十岁高龄的冯道出使契丹。他悲悯百姓,尽其所能救助,当看见那些被契丹强迫为奴的中原人,就用自己的俸禄为他们赎身还乡。有一次,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皇帝你能救得。”这让耶律德光打消了“尽屠汉人”的想法。因此,王安石说冯道是“佛位中人”,苏东坡也称他为“菩萨再来人也”。即便是对冯道诟病有加的欧阳修,也认为“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对于五代乱世中如何安身立命,冯道以诗表明其心迹:“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亦立身。”“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他不贪财、不好色、不结党、不树敌,有才干、有容人之量。

冯道身居高位,却“为人自刻苦俭约”。梁晋争霸时,冯道也随军出征,住的茅草屋中没有床席,只睡在一捆喂马用的干草上。他用自己的俸禄备办饮食,与仆役们同锅吃饭。而对于后事,他希望死后选择无用之地薄葬,也不必穿豪华的寿衣,用粗席裹身即可。

冯道处世为人坦荡,不避诋毁,无论顺逆,都以平常心对待。唐末帝年间,冯道出镇同州,对副使胡饶稍有慢待,胡饶常趁醉在牙门外辱骂,冯道每次都会将胡饶召入府中,以酒食相待,毫无愠色。后晋时期,有人牵驴入市,驴脸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冯道”二字。冯道却毫不动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找寻失主,有什么奇怪的?”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这样自我评介:“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可谓是见仁见智了。

## “云”的怀思

黄桂元

响应:“我恍若看到了一种新的信号:新时期的文学评论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位置和意义。”这个话题,由此被提升到如何建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高度。

我的关系落在文联,先生却离开《文学自由谈》创刊主编位置,调到天津社科院文学所任所长。再后来,先生跨界进入《天津日报》领导层,整日忙于无休止的编辑事务之中。其角色转换落差之大,对于我这个局外人,惊异之余也有隐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先生固然属于新闻体制,却始终没有中断文学思考与评论写作,且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这意味着,滕云先生的身份很难被某一固定位置所定义。

滕云先生的报人职业,赋予了他对于时代发展的前瞻性与海纳百川的兼容性,加之深厚的学理功底,使其文学视野深阔,境界高迈。先生长期深耕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出版《红楼梦论说及其它》《汉魏六

朝小说选译》《小说审美谈》《八十年代文学之思》《孙犁十四章》等学术专著。其中最突出、最厚重的成果,便是《孙犁十四章》,称其为国内研究孙犁的集大成之作,并非过誉。不是因全书历时十一年之久,拥有九十二万言的超大体量,而是此著以溯源的严密,结构的繁茂,视角的多元,论述的精准,融传记、释义、钩沉、考证、研究、评价、鉴赏于一炉,全方位地呈现了孙犁大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地位。

同时,先生还是成就斐然的散文家。2000年,先生的散文集《自新大陆》问世。《散文》杂志老主编贾宝泉先生约我写篇评论,我认真拜读,大为惊艳,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云涌浪翻,大江东流,迎着潮湿的江风,作者和友人靠在船舷,面对流贯千古时空的浩浩大江,发出关乎“自新大陆”的哲学追问与诗学兴叹。先生自谓,写散文“需从评论思致,转为散文意态。写评论有一种清醒,写散文有一种沉迷。写评论靠辨析,写散文凭感悟。写评论是自内而外引发,写散文是自外而内敛聚。写评论如讲演,写散文似独语。写评论为参与别人,他中有我;写散文为投入自己,我中有他。”由此互为滋养,彼此渗透,当是滕云先生笔墨世界的一道别样风景。



●百草园

## 共享

王成喜

共享莫占道,  
通途方从容,  
方寸行路间,  
冷暖自分明。

## 狗友

高自发

自从家里养了狗,我便在小区结识了很多“狗友”。此友非“狐朋狗友”之友,乃是因狗结缘的狗主人。然而,虽称之为“友”,实则只知狗名,不知友姓。初识因为狗,谈资都是狗,久之便成友,既已成友,咋好意思张嘴问:“您老贵姓?”所以我的狗友往往如此备注:“元宝爷爷”“辛巴奶奶”……

元宝是一条德国牧羊犬,虽然长得高大威猛,实则温顺老实。元宝的主人——一位约摸七十多岁依然很健硕的老爷爷,为人谦和,平时爱喝点儿小酒,每次遛狗遇到,都感觉他酒气熏人。他有个坏毛病,遛狗时经常不拴绳。我每次都提醒他拴绳,别吓着孩子。他总以元宝不咬人为由,任由元宝在小区散逛。我有时间元宝爷爷:“狗拉屎了吗?”他经常说不

知道。狗子散逛,什么时候拉屎,拉到哪儿了,遛狗的人自然不知道,更别谈及时铲屎了。久而久之,我有意疏远了元宝爷爷。原因无他,作为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我不想让我家的狗被人冤枉——谁又分得清地上的那一坨是哪条狗拉的?

辛巴是一条拉布拉多犬,黝黑强壮,也很温顺。它的主人是一对老夫老妻,我称他们为“辛巴爷爷”和“辛巴奶奶”。辛巴奶奶十分喜欢狗,经常随身揣着火腿肠,看到小区的狗就给它发零食,因此小区的狗一看到她,尾巴

就摇成了风火轮。有一次,和她聊起养狗铲屎的辛苦。老阿姨便打开了话匣子:最看不惯那些遛狗不铲屎的人,弄得小区到处都是狗屎。前段时间,她还拎着塑料袋,在小区里捡狗屎来着。她说,不管是自家的狗拉的,还是别人家的狗拉的,都得捡起来处理好。一条狗随地拉了一坨屎,那么这坨屎就会被记在所有狗的头上;如果有一个养狗人不铲屎,所有的养狗人和狗都会受到牵连——被不养狗的人看不起,甚至敌视。

辛巴奶奶的见识和境界,让我刮目相看。养狗并不是喂养和陪伴那么简单,还要有责任与担当,跟“辛巴奶奶”一比,我不免有些羞愧,我只知道洁身自好,却从没想着主动做点儿什么。

近读李白在《送友人》中的两句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使我想到离世不久,享年八十八岁的滕云先生。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点,是“云”字。无限浩渺的天空中,云是游走的、动态的、变幻的,与风起舞,与雨共存。将这种自然物体转喻为某种人文精神现象,就会发现,此“云”能带来一束思想闪电,也可提供一片审美雨霖。

1976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回津,因发表过几首粗糙诗作,被招入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简称“创评室”),有幸与先生在同一座小楼供职。此部门为如今天津文联、作协的前身,虽说是同事,但我们在业务上并无交集。我是真正的文学小白,第一次听到“滕云”,脑子里便闪过“腾云驾雾”的成语谐音,猜想应是笔名,其实不然。滕云先生是来自广西南宁的“游子”,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专业,继之在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班深造三年,然后落户数千里外的津门异乡,与之结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记得一次创评室开会,坐在前排的先生注意到我这张新面孔,回过头,用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聊了几句,得知我21岁,感慨道:“好年轻啊!”后来我在南开就学,有次读到先生发表于《新港》杂志的《〈铁木前传〉新评》,深受感染。日后我喜读孙犁大师的作品,启蒙者便是滕云先生。在学期间,我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评论,先生当时在文联主编一本内刊,还曾托人约稿,就前辈作家冯育楠的一部新长篇写篇评论,身为青涩学子,我有种受宠若惊的窃喜。大学毕业,我在市委机关供职六年,后主动提出回到文联,重操我热爱的编辑本行。

这期间,我注意到,国内评论家正聚焦于一场文坛瞩目的热门话题,发端者便是滕云先生。1985年春,他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撰文《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以通信方式与北京评论家雷达坦陈己见:“老兄,咱们这行当,可不不大美妙啊!没听说吗,评论家有多少雅号?有时他是扛广告牌的小伙计。有时他又不是小伙计了,成了他所扛的棍子。还有呢,说他是洗脚水,给人洗了脚,脚光鲜了,那水人家就泼啦。也有说得文雅一点的,说他是傥相、伴郎。”河南的评论家鲁枢元著文

自从家里养了狗,我便在小区结识了很多“狗友”。此友非“狐朋狗友”之友,乃是因狗结缘的狗主人。然而,虽称之为“友”,实则只知狗名,不知友姓。初识因为狗,谈资都是狗,久之便成友,既已成友,咋好意思张嘴问:“您老贵姓?”所以我的狗友往往如此备注:“元宝爷爷”“辛巴奶奶”……

元宝是一条德国牧羊犬,虽然长得高大威猛,实则温顺老实。元宝的主人——一位约摸七十多岁依然很健硕的老爷爷,为人谦和,平时爱喝点儿小酒,每次遛狗遇到,都感觉他酒气熏人。他有个坏毛病,遛狗时经常不拴绳。我每次都提醒他拴绳,别吓着孩子。他总以元宝不咬人为由,任由元宝在小区散逛。我有时间元宝爷爷:“狗拉屎了吗?”他经常说不